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

顺治朝卷
康熙朝卷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新疆大学出版社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

顺治朝卷

康熙朝卷

世祖实录 顺治元年正月至顺治十七年四月

圣祖实录 康熙二年八月至康熙六十一年十月

附录 太祖实录 太宗实录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周轩 修仲一 整理订补

新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 顺治朝卷, 康熙朝卷/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周轩, 修仲一整理订补.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8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丛书)

ISBN 978-7-5631-2328-5

I. 清… II ①新… ②周…③修… III. 新疆—地方史—史料—清前期 IV. 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230 号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

顺治朝卷

康熙朝卷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周 轩 修仲 一 整理订补

* * *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政编码 830046)

邮购电话:(0991)8582182 传真:(0991)8582431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制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5.375 印张 39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00 元

出版前言

实录为一代官方史料的总汇，其主要价值在于为后人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实录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梁武帝实录》，自唐代起，每一个皇帝死后，嗣君必敕史臣撰修实录，沿为定例。据统计共有百余部之多，但绝大多数已散佚。唐代仅存《顺宗实录》，宋代仅存《太宗实录》残本，比较完整的是明清两代的实录。

《清实录》是《大清历朝实录》的简称，为清代官方纂修的编年体史书。它卷帙浩繁，体例严谨，内容包括有清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重要史实，取材多采录皇帝的谕旨，臣下奏疏只作转述，按十二帝分为十二部，共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四千多万字。其中前十部由清廷实录馆编撰，后二部即《德宗实录》，民国初年由清室自修五百九十七卷，又修有《宣统政纪》四十三卷（后伪满洲国重编为七十卷）。《清实录》一般用汉、满、蒙三种文字各缮五份，分别收藏于北京皇史宬、乾清宫、内阁实录库、国史馆和沈阳清宫崇谟阁。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伪满洲国期间，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于1934-1936年间影印了沈阳崇谟阁本，史称“伪满本”。

1973-197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历史研究所）在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历史系和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人力从事《清实录》（伪满本）有关新疆资料的辑录工作，《满洲实录》至《仁宗实录》部分由郭平梁辑录，《宣宗实

录》至《宣统政纪》部分由纪大椿辑录，由徐伯夫联系印刷和组织校对，于1978-1982年以不加标点的方式铅印成12册，供内部使用。20多年来，这套资料在国内外清代新疆历史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事后没有进行检查核对，其中的错漏讹误之处亦有不少。

为了更好地发挥这套史料的作用，推动清代新疆史研究，更为了总结清朝治理新疆的经验和教训，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新疆大学出版社和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对《〈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内部资料本进行充实、修订、整理，正式出版。我们的申报得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此项目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几年来，古籍办的领导和同志们以认真负责、热忱友好的工作态度感动和激励着我们。我们的工作还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支持，使我们在今年得以全部完成这套资料的出版。这12册分为：

- ① 顺治朝卷，康熙朝卷
- ② 雍正朝卷，乾隆朝卷一
- ③ 乾隆朝卷二
- ④ 乾隆朝卷三
- ⑤ 乾隆朝卷四
- ⑥ 乾隆朝卷五
- ⑦ 嘉庆朝卷
- ⑧ 道光朝卷一
- ⑨ 道光朝卷二
- ⑩ 道光朝卷三，咸丰朝卷
- ⑪ 同治朝卷
- ⑫ 光绪朝卷，宣统朝卷

早在清朝入关前，厄鲁特蒙古之和硕特部就与清朝通使交

往，这在《满洲实录》、《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中均有记载。由于此时和硕特部大部已迁居青海游牧，只是与新疆存在着某些方面的联系，加之此时清军尚未入关，因此我们将太祖、太宗两朝的资料作为顺治朝卷的附录，其中《满洲实录》中的各条均见诸于《太祖实录》，因之不录。

清朝入关后，从顺治朝开始，就对最早归附的青海厄鲁特蒙古进行册封，贯彻其羁縻政策。随着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势力的崛起，统治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清朝对抗。康熙、雍正两朝都对准噶尔用兵，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乾隆年间，因准噶尔部发生内讧，其实力大为衰落，各部落纷纷归附，清朝利用这一时机，两路出兵，先后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和阿睦尔撒纳的叛乱，紧接着又平定大小和卓在天山以南发动的武装叛乱，最终统一了新疆。清朝根据新疆地处边疆、土地辽阔、民族众多的特殊情况，吸取汉唐治理新疆的经验，实行北重南轻的军事布防，在军府制下实行扎萨克制、州县制和伯克制等多种管辖形式，推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使新疆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和繁荣。道光以降，随着国力衰弱，腐败加剧，天山以南西四城地区长期动乱，迫使清朝改革伯克制度、军事布防制度和实行移民政策。咸丰年间，沙俄利用清朝自顾太平天国不暇，逼签不平等条约，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治三年新疆的反清起义，使清朝在天山以南西四城的统治被推翻，在伊犁的统治完全崩溃。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机武力入侵，在天山以南建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又攻占吐鲁番、乌鲁木齐一带。沙俄趁火打劫，出兵占领伊犁。边疆危机，举国震惊。光绪初年，清朝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兵五万挺进新疆，迅速扫荡了阿古柏势力，又通过谈判，收复了被沙俄侵占十年之久的伊犁。清朝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和政策，并

于光绪十年（1884年）建省，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从此由伊犁移至乌鲁木齐。清末新疆的“新政”，推动了新疆近代化的进程。

这套470余万字的《〈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记载了有清一代统一和治理新疆的历史，向我们昭示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各民族都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更有着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汲取。

我们的工作得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纪大椿研究员、中亚研究所原所长郭平梁研究员的热情支持。由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吴福环教授主持项目，《新疆大学学报》主编孟楠教授、人事处长管守新教授大力协助，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周轩编审和新疆文联《文学艺术志》编辑室主任修仲一编审担任整理订补工作，后期又有新疆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高健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还得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苗普生研究员、民族研究所所长齐清顺研究员、历史研究所所长田卫疆研究员及田疆生、赵国庆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关于本书编辑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书以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为底本，对照新疆大学图书馆所藏“伪满本”和原内部铅印资料本，逐页检查核对，添加标点，改错补阙。中华书局本与伪满本在卷数和日期上完全一致，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是在牵涉到中日关系时字句稍有不同。伪满本在每卷中单独排出页码，中华书局本在每册中单独排出页码，本书以中华书局本的页码为准。

（二）原内部资料本在每一条资料之上都单独列出日期，本

书简化为一个日期，以一日统领多条资料，每条资料之间空行以区分。夏历与公历的日期换算，道光以前，主要参考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道光以后，主要依照纪大椿先生的《中西回俄历表》。

（三）此次整理订补，较之原内部资料本，共增补了600多条，近20万字，主要内容为对获罪官员的革职与发遣，对新疆各地各级官员的考察任命及调遣，对新疆各地大兴屯田、组织生产及办理抚恤、民族事务及藩属事务等；同时也删去了与新疆无关的内容十余条。

（四）对《清实录》中的错字，本书用〔 〕改正，如布〔部〕落，迁徙〔徙〕，开垦〔垦〕，糜〔糜〕饷，鲁布〔克〕沁，布伦扎〔托〕海，锢〔痼〕疾等。对于漏字，本书用（ ）改正，如济木（萨）营，巴尔鲁（克）山，沙米胡索（特）等。

（五）对书中某些写法不一致的词汇，我们适当做了统一，如：乌噜木齐为乌鲁木齐，布噜特为布鲁特，赛哩木为赛里木，豫备为预备，逗遛为逗留，昏愤为昏聩，帐目为账目，笔贴式为笔帖式等。至于一般性的人名、地名、部落名、职官名的同名异写，均保留未改，如：厄鲁特与额鲁特，图尔古特与吐尔扈特，扎萨克与札萨克，寨桑与宰桑，白克与伯克，戴青与代青，噶尔丹策零与噶尔丹策凌，索焕章与索涣章，伊里与伊犁，巴尔库尔与巴里坤，哈喇沙尔与喀喇沙尔，青格里与青格勒，和卜多与科布多，库抡与库伦等。

由于学力所限，加之时间紧迫，我们的工作难免还有很多未尽人意之处，敬祈读者随时批评指正。

整理者谨识

二〇〇九年九月

世 祖 实 录

顺治元年正月己亥（十日 1644 2 17）

遣使偕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往迎达赖喇嘛，仍以书谕厄鲁特部落顾实汗知之。

（卷 3 页 42）

顺治二年四月丁卯（十五日 1645 5 10）

颁恩诏于陕西等处曰……一，该省肃州地方，嘉峪关外，西域三十八国部落之长，投诚归顺者，抚按官察实具奏，以便照例封赏。一，西番都指挥、宣慰招讨等司，万户、千户等官，旧例应于洮河、西宁等处各茶马司通贸易者，准照旧贸易，原有官职者，许至京朝见授职，一切政治，悉因其俗。

（卷 15 页 135 ~ 137）

顺治二年七月癸酉（二十四日 1645 9 13）

户部奏言，陕西地方，旧例召商茶以易番马，故向有诏谕、金牌勘合之制。备查故明诏谕，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如有将私茶出境，即拿解赴官治罪。又一款，凡番僧夹带奸人，并私茶违禁等物，许沿途官司盘检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问罪，若番僧所到之处，该衙门不即应付，纵容收买茶货，及私受馈送、增改关文者，听巡按御史察究。又一款，进贡番僧，该赏食茶，颁给勘合，行令四川布政司拨发有茶之仓，照数支放，不许于湖广等处收买私茶，违者尽数入官，仍将伴送人员通

把依律问罪。此诏谕勘合之旧例，所当晓谕送行者也。若金牌一项系明初事例，至永乐十四年已经停止，今我朝号令一新，各慕义朝宗，驰贡上驷，云锦还来，金牌似不必用，但以茶易马，务须酌量价值，两得其平，无失柔远之义。从之。

（卷 19 页 172 ~ 173）

顺治二年十二月壬辰（十四日 1646 1 30）

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台吉来请安，贡马匹、氍毹，并奏，顷闻天使同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已从释迦牟尼佛庙西行，与我国汗议和好礼，彼处议定，则臣等无不奉命。

（卷 22 页 193）

顺治二年十二月丙午（二十八日 1646 2 13）

更定朝仪，每元旦庆贺，皇上先御武英殿，内大臣，两旗护军统领、护军参领，侍卫等，内三院、都察院大臣及礼部执事各官，行礼毕，皇上御太和殿，众官跪迎，及升座，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奉表于阶上行礼，次两翼满洲、蒙古、汉军各官，次汉文武百官，次朝鲜国进贡使臣，次外国诸王使臣，次吐鲁番回回、哈密卫人及董苏固尔地方喇嘛等行礼，朝毕，摄政王坐上侧榻上，诸王坐殿内两旁，上还宫，摄政王退，诸王方退。次日，郡王、贝勒及群臣往贺摄政王，如朝贺礼。

（卷 22 页 197）

顺治三年三月乙卯（八日 1646 4 21）

厄鲁特部落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喀尔喀部落买达里胡土克图等来贡驼马，俱宴赉如例。

（卷 25 页 210）

顺治三年五月辛酉（十六日 1646 6 28）

吐鲁番国苏鲁谭阿布伦木汉默德阿济汗，遣都督马萨郎等进方物，兼请定进贡额例。

（卷 26 页 220）

顺治三年五月甲子（十九日 1646 7 1）

礼部奏言，伏查旧例，吐鲁番国进贡来使，于京师置买器物额数，每人茶五十斤，磁碗碟五十双，铜锡壶瓶五执，各色纱罗及缎共十五匹，绢三十匹，青白布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棉花三十斤，花毯二条，纸马并各色纸张共三百张，各色颜料五斤，糖、果、姜每样三十斤，药材三十斤，乌梅三十斤，黑白矾共十斤，照此定例置买，其龙凤黄紫各色之物，及鞍辔、弓箭、刀不许置买，其应买诸物，兵马司差役同通事监视，买卖两从其便，如盗买违禁之物，一经该员查出，买者卖者，并监视人役，一并治罪。会同馆许开市五日，自京起程后，牛羊、犁铧、铁锅，至临洮府、兰州与本处军民交易，亦买卖各从其便，仍行监视，护送官兵加意谨防，送至关上，其至兰州交易者，亦不许买熟铁及各项兵器，令照旧例交易。

（卷 26 页 221）

顺治三年六月壬午（七日 1646 7 19）

赐吐鲁番国贡使马萨郎等缎帛衣物有差，并敕谕吐鲁番国苏鲁谭阿布伦木汉默德阿济汗等曰，尔遣都督马萨郎、虎伯峰进上贺表，贡献方物，诚可嘉悦，朕荷皇天眷佑，奄有寰宇，期于四海宁谧，遐域向风，长享太平，与山河永久，念尔吐鲁番，原系元朝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受封此地，故明立国，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幸而复合，岂非天乎，尔等诚能恪修贡献，时来朝贺，大贡小贡，悉如旧例，则恩礼相加，岂有忽忘之理。今遣马萨郎、

虎伯峰，并都督职事阿巴火者等回国，特赐彩缎表里，尔国所受有明敕印，可遣使送缴，以便裁酌，授尔封爵。

(卷 26 页 223)

顺治三年八月戊戌 (二十五日 1646 10 3)

前遣往达赖喇嘛之察罕喇嘛还，达赖喇嘛、厄鲁特顾实汗等遣班第达喇嘛、达尔汗喇嘛等同来，上表请安，献金佛、念珠、普鲁绒、甲冑、马匹等物，以甲冑、弓矢、撒袋、大刀、鞍辔、银器、缎匹、皮张等物赏答之。

(卷 27 页 233)

顺治三年十月戊寅 (六日 1646 11 12)

达赖喇嘛及厄鲁特部落顾实汗，遣使表贡方物，宴赉如例。

(卷 28 页 237)

顺治四年正月壬戌 (二十日 1647 2 24)

初，赤斤蒙古都督永柱、哈密卫畏兀国都督帖木儿卜喇等，于明季入贡，值寇乱劫去贡物敕印，寄居肃州。至是，诣抚臣张尚，求为题请改给敕印，并乞口粮，愿照旧效忠纳贡。尚以闻，疏下部议。

(卷 30 页 247~248)

顺治四年二月甲申 (十三日 1647 3 18)

厄鲁特部落吴霸锡台吉等朝贡，宴赉如例。

(卷 30 页 251)

顺治四年六月己丑 (二十日 1647 7 21)

上御太和殿，赐朝鲜国王李倬子李潯，及土默特部落古禄

格，厄鲁特部落达尔汗吴把什等宴。

(卷 32 页 268)

顺治四年九月丁卯 (三十日 1647 10 27)

上御太和殿，赐翁牛特部落杜稜郡王波托和，厄鲁特部落达赉温布、色冷台吉等宴。

(卷 34 页 279)

顺治四年十一月己亥 (三日 1647 11 28)

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下迈达礼胡土克图，厄鲁特部落阿布赉诺颜下讷门汗等，来贡驼马、黑狐皮，宴赉如例。

(卷 35 页 284)

顺治四年十一月庚戌 (十四日 1647 12 9)

厄鲁特部落巴图鲁诺彦、达云绰尔济等来贡驼马，宴赉如例。

(卷 35 页 284)

顺治四年十一月丁巳 (二十一日 1647 12 16)

上御太和殿，赐厄鲁特部落喇木占霸胡土克图、单储特霸达尔汉绰尔济，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下额尔克温布，及土谢图汗下杜尔伯等宴。

(卷 35 页 285)

喇布扎木绰尔济上表请达赖喇嘛，并贡马，厄鲁特部落鄂济尔图台吉贡马，俱宴赉如例。

(卷 35 页 285)

顺治四年十二月丁卯（一日 1647 12 26）

宴厄鲁特、喀尔喀部落贡使单储特霸、额尔克温布等于礼部，并赏缎布有差。

（卷 35 页 286）

顺治五年三月乙巳（十日 1648 4 2）

汤古忒国达赖喇嘛、厄鲁特部落顾实汗等遣使表贡方物，宴赉如例。

（卷 37 页 301）

顺治五年五月辛巳（十七日 1648 7 7）

厄鲁特部落顾实汗遣使贡方物，宴赉如例。

（卷 38 页 309）

顺治五年六月壬戌（二十九日 1648 8 17）

上御太和殿，受厄鲁特部落贡使土布新等朝，赐宴。

（卷 39 页 313）

顺治五年十月癸丑（二十二日 1648 12 6）

厄鲁特部落锡勒图绰尔济等遣使贡马，宴赉如例。

（卷 40 页 324）

顺治六年正月己卯（二十日 1649 3 2）

厄鲁特部落阿巴赖诺颜等遣使贡马，宴赉如例。

（卷 42 页 338）

顺治六年三月己巳（十日 1649 4 21）

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下戴青温布达尔汉囊苏等，暨厄鲁特部

落顾实汗子下达赖吴巴什温布塔布囊等来朝贡，宴赉如例。

（卷 43 页 344）

顺治六年四月甲寅（二十六日 1649 6 5）

厄鲁特部落绩克什虎巴图鲁台吉等贡马，宴赉如例。

（卷 43 页 348）

顺治六年八月丙午（十九日 1649 9 25）

上御中和殿，赐厄鲁特部落贡使图克齐文贝、喀尔喀部落贡使阿济图文贝等宴。

（卷 45 页 362）

顺治六年十月壬辰（七日 1649 11 10）

谕厄鲁特部落奉事佛法诺门汗曰，本朝于旧好之国，初不愿加兵，若当交好时而乐事干戈，诚不能默然处此，今喀尔喀方以信使通好，乃遣人诱我苏尼特部落腾机思反叛，挟之而去，及我师追腾机思时，土谢图汗、丹津喇嘛、硕雷汗无故出兵，两次拒敌，惟天降罚，使之败衄，二楚虎尔又无故侵我巴林，杀人掠畜，俄木布额尔德尼又无故加兵于我，及闻我出师，始还，巴尔布冰图又来侵我土默特部落，杀其人民，劫马二千匹，此辈每起兵端，朕能默然处之耶。朕前此遣使，尔诺门汗云，我虽老，我诸子兵卒尚未老也，凡有征讨，我当以兵助之。朕非因兵力单弱求援于尔，因尔有前言，故使尔闻之，今尔若践前言，出兵相助，誓不误期，可以定议报我，如不欲出兵，亦定议来报。

（卷 46 页 369 ~ 370）

以破回逆及招降西宁城功，赐厄鲁特部落峨木布车臣戴青，为土谢图巴图鲁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德尼戴青为巴图鲁额尔德尼

戴青，墨尔根济农为卓礼克图巴图鲁济农。

(卷 46 页 370)

顺治六年十一月辛巳 (二十六日 1649 12 29)

达赖喇嘛遣噶布初西喇布，厄鲁特部落顾实汗遣墨尔根和硕齐等来朝贡，赐喇嘛银器、雕鞍、文革，顾实汗甲胄、腰刀、雕鞍、银器、彩币、文革、玛瑙尊爵，赏噶布初西喇布、墨尔根和硕齐等甲胄、弓矢、刀、鞍、银器、纁丝等物有差。

(卷 46 页 373)

顺治七年二月乙酉 (二日 1650 3 3)

谕户、兵二部，自今以后，喀尔喀、厄鲁特从边外前来，凡章京以下，披甲兵以上，若无驼只马匹，有愿买者，每一次止准买一匹，有违例多买者，所买之马入官，问以应得之罪，若有自己不买，包揽他人，顶己名买者，二人俱问应得之罪，所买之马入官，每旗选章京二员监视买卖，即令此二章京于各旗牛录及拨什库，将买马人姓名汇造清册，一本送户部照验，一本自收备察，卖马处所执册呼名放入，不许强占预记，违者章京照职罚银，兵丁照例鞭责，一应贩子买卖人，及不系披甲者，概不许买喀尔喀、厄鲁特驼马，犯者鞭一百，驼马入官。居庸关以内一应官吏军民人等，俱不许沿途迎买，著差官役搜索，如有被获者，即缚解至京，以贼律问罪，所差官役，如有私买及通同纵买者，亦按贼律问罪，著严行晓谕。

(卷 47 页 378 ~ 379)

顺治七年三月乙亥 (二十二日 1650 4 22)

鄂齐尔图台吉遣使表贡马匹等物，宴赉如例。

(卷 48 页 384)

顺治七年四月乙未（十二日 1650 5 12）

厄鲁特部落鄂齐尔图台吉、喀尔喀部落索那穆等贡马匹等物，宴赉如例。

（卷 48 页 387）

遣侍卫舒尔虎纳克等往谕厄鲁特部落台吉鄂齐尔图曰，览奏，虽僻处遐荒，力能则相几相助，不能则遣使通好，如此甚善，朕自统一天下，凡有征讨，从无穷兵黩武、滥及无辜之举，若无故犯顺，亦不姑贷。曩与察哈尔原无衅隙，乃擅执吾使，且欲阻我伐明，否则助明为难，朕所以斩其来使，兴师致讨，破其家国，俘其妻孥。至于察哈尔所属之苏尼特腾机思，前乘兵乱，遁附喀尔喀硕雷，后亦慕义来归，我与硕雷并无夙衅，何乃阴教久附之苏尼特叛而遁走，朕仍不欲加兵于喀尔喀，止遣师追剿苏尼特，喀尔喀土谢图汗、硕雷汗反率众拒战，致干上天谴怒，使彼败衄。如朕果欲征讨喀尔喀，乘其败北之际，死者死，窜者窜，师已压境，何不长驱而直取乎，只因喀尔喀不时蠢动，土谢图、硕雷抗师迎敌，二楚虎儿扰我巴林，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率众犯顺，闻我发师始行遁去，巴尔布冰图又驰入土默特，杀人掳掠人马，故与喀尔喀禁绝往来。后以讷门汗言，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等会同遣使输诚，朕遂遣使同往谕之，饬彼还二楚虎儿所掠巴林牲畜，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侵犯之罪，及巴尔布冰图擅入土默特杀掠之罪，并还所掠人畜，令其部落之长及贝勒、贝子誓告天地，然后罢兵息战，永通和好。违则必行征讨，尔等既已效顺，倘朕再征喀尔喀，尔不得与之通好，尔其思之。

（卷 48 页 387）